# 铁血师长

志在飞

每当读到“陈树湘”三个字，我的眼内总饱含泪水。陈树湘，红34师师长，他牺牲在湖南道县。作为一个作家和党史工作者，我总是被他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英勇气概所感动。我前后花费七年时间写成长篇小说《铁血师长陈树湘》《绝对忠诚》两部曲来纪念这位伟大而平凡的红军师长。

陈树湘，原名陈树春，字子风，1905年出生于长沙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乡遭遇大旱，他跟随父亲逃难到长沙小吴门外的瓦屋街一带，以种菜为生。在距离他家不过几百米的清水塘，有一幢青灰色的小院，那里住着毛泽东和杨开慧一家。陈树湘在帮父亲挑水送菜的过程中，结识了他们，并在与他们频繁的交往中，从一个种菜为生的懵懂少年，接受到进步思想的洗礼，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25年7月，陈树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走上井冈山。短短8年时间，从一个武装起义的战士，成长为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1930年6月，陈树湘任特务连连长，后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连连长，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1931年后，他历任红12军团长、红19军第56师师长、红5军团第34师第101团团长、第34师师长，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陈树湘被任命为红5军团第34师师长，率领红34师担任全军总后卫，同国民党追兵频繁作战，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

在湘江战役中，陈树湘率领红34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付出重大牺牲，全师由6000余人锐减至不足1000人。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陈树湘指挥红34师数次强渡湘江，都先后失利，陷入敌人的重围。陈树湘听从党的指挥转战湘南打游击，在激烈战斗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受重伤。他用皮带压住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终于突出重围。

1934年12月17日，陈树湘率余部在道县四马桥镇富足湾村馒头岭脚下与敌人激战，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后，不幸被捕。12月18日，在敌人的担架上，陈树湘乘敌不备，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陈树湘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挂在道县，挂在长沙的小吴门……

我们重走红军长征路，来到了道县、来到了灌阳、来到了兴安、来到了全州，来到了湘江战役战场的遗址，来到了陈树湘牺牲的地方，我的心为陈树湘而跳，我的情为陈树湘而动，我的泪为陈树湘而流……

陈树湘，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到这个名字，一位红军师长，一位不平凡的英雄。

陈树湘，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的精神却永恒。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绝对忠诚，什么是勇敢担当。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他的精神，都将成为永恒的记忆，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绝对忠诚，勇敢奋斗，无私奉献。

信念的远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协办



# 夜靖港

佘利娥

还在靖港古镇入口，就听隆隆鼓声，声音从芦江水上飘过来，在黑沉沉的水面溜来溜去，隔着芦江边的柳树枝，穿出去。走在靖港古镇街头，那声音又仿佛是从水底冒出来的。沿江边走，一直走到亮处，鼓点声更密了。

脚踩街上的麻石板，感觉石板在微微颤动。在古镇入口处大厅，寻到了声源。鼓声是从大厅西南面的屋角传来的。那屋里，光线幽暗，墙角边亮一盏柔灯，昏黄的光晕，刚好照见两排大鼓，两排鼓摆在屋子中间，鼓旁边站着几位女鼓手，腰系缎带，汗珠从额上浸出，顺着脸颊往下一滴一滴。她们抡着鼓槌用力敲，鼓皮凹陷，又回弹，回弹又凹陷，满屋子里的空气都在抖动。江边那面粉色的玫瑰花墙，被震得一闪一闪，藤叶摇起来。

鼓声震飞了芦江夜鸟，它们从叶丛里飞出来，翅膀擦过水面，掠过芦江，扑棱棱飞进深远的夜色里。

我循鸟影，走出大厅。芦江边的花廊在眼前，廊顶爬满藤萝，一串串灯从藤叶间垂下。灯罩做成瓜果形状，粉白，一路挂过去，灯光银白，暖黄。廊边树上也挂着灯，每根枝丫里藏着几盏小灯，光从叶子背后透出来，把树叶照得透亮，连叶脉都看得清清楚楚。风过时，满树的影子，在地上晃，人的脚踩在地面，光斑顺着鞋面爬来爬去。

脚踏夜色，在古街上行走。第一次感受到靖港街道温润的夜光，人来人往，没有喧嚣，却有的是一种静谧，靖港街头灯光，把夜衬托出它特有的宁静。

早些年间，芦江水运兴旺，船夫夜里行船，岸上点起灯笼引路，久而久之，靖港街点灯成了习俗。如今，旧码头沉入了旧时光，点灯的习惯却留了下来。每年入秋，镇子上的人就把花灯挂出来，挂满沿江的树，挂满廊子，成了一道特别的“芦江秋夜”景致。灯做成各种样式，挂在树上，把树枝照得明亮通透，挂在别处，也照亮一方地和一方人。老辈人说，以前，灯里点的蜡烛，灯罩是纸糊的，风吹得灯笼摇摇摆摆，灯罩里面的火苗舔到了纸罩，烧着了，巡夜的人，提着水桶来回走，看见着火的灯，泼水灭火。现在换了电灯，也做成蜡烛模样，通电照明，省事。

江面泊了几条木船，船尾的马灯也是电的，光晕在水里随波化开，船身随水波轻轻晃悠。江边一排柳树，柳条垂进水里，柳枝头蘸着芦江水，微风吹拂，它们在水面画着一圈一圈波纹。在柳树旁的石围栏边下，宽敞的坪地那边，打铁花的声音，盖住了夜晚的寂静。每打一轮，都有一个美好的寓意，第十轮打出的铁花，寓意“十全十美”。

夜靖港，灯光是主角。水里灯影，揉皱又展平，展平又揉皱。穿过石拱桥，桥洞下挂着几盏大灯笼，灯面画着墨兰，灯笼映照水里，水面浮起一朵朵亮堂堂的花，水流极缓，那几朵灯花，长了又短，短了又长，不肯散去。

花廊的灯光，弯弯曲曲，伸进了镇子的深处，把岸边的老树、黑瓦屋顶、那段半塌院墙、省委旧址，还有皮影馆……都勾出轮廓。石板上，白天晒着几簸箕红辣椒，红辣椒剪成三角形，阳光把它们晒成卷，一卷卷小筒，铺满竹簸箕。空气中飘散热油、香料和毛毛鱼稚嫩的香味，巷子口卖姜糖的吆喝声，都收进夜幕里，灯和水声依旧亮开。街边人家窗户漏出唱戏声，一阵一阵的。偶有几辆自行车，从巷子深处穿出来，车铃叮铃响几下，钻进昏沉的夜色。靖港的老街窄，两边屋檐伸出来，街心中间就只留一条透光的缝，夜灯光一照，麻石板的路面泛着幽光。踏在街石上，听见自己的脚步发出铿锵声，铺满了巷子。打铁花停了，庐江恢复沉沉的静。江风从水面吹过来，带着水的气息，揉一点桂花的香甜，把靖港街腌成了喷香的桂花味。花廊的灯照着石凳，照着石板上的影子，斜斜地铺在石面上，头在脚下伸进夜色的暗里。

从东南面飞来一只夜鸟，倏地落在花墙边一枝伸出来的藤蔓上，鸟儿歪头看我一眼，黑色眼珠，仿佛映着两盏小灯。我轻挪脚步，还是惊动了它，它振翅起飞，钻进了密实的花影。花廊的光，从我身后照过来，影子随着步子，走到木廊的尽头，光越来越暗，影子散开，融入芦江深处的夜幕。

吴志立 插图

大美长沙

已立冬了，但乡村的傍晚仿佛仍停留在秋日，沿着这条乡间小路缓缓而行，是一天中最令人安宁的时光。

夕阳缓缓沉入西山，余晖笼罩下的山峦显得格外苍茫。一排排风车顺着山脊延绵起伏，风车脚下是层层叠叠的树林，树叶在斜阳里泛着深深浅浅的绿，仿佛是谁不经意间泼洒了颜料，将整片山晕染成渐变的画卷。

山脚下原本铺展着大片的稻田，但稻穗现在已经收割，泥土中剩下的是来年的期盼。

一条小河静静地穿过田野，两岸长满茂密的槐树。不知何时，河堤上的野牵牛花悄悄攀上槐树枝头，像蜘蛛结网般渐渐缠绕满枝，那些浅紫、深紫的小喇叭花，攒足了力气纵情开放，一簇簇、一团团，远远望去，好似缤纷的云霞栖息在树梢之间。

河堤上有几头牛在吃草，它们吃几口抬头望向远方，漫不经心地“哞”一声。牛尾巴像一条小小的鞭子，漫不经心轻轻地甩在肥嘟嘟的屁股上。看它们圆鼓鼓的肚皮，应是早已吃饱了。

# 黄昏的小路

周汉华

几只白鹭闲散地待在牛群旁边，一只顽皮的白鹭甚至飞上了牛背，它细长的双腿立在牛脊上，随着牛儿的步伐微微摇晃，像放学归来的孩子，那般淘气，又那般自在。

一群乌鸫从路旁的樟树上飞落，欢快地啄食地上散落的樟树籽。见我走近，它们倏地腾空，如黑色箭矢般互相呼唤着掠向树梢；我才走开几步，它们又纷纷落回地上，继续啄食。我故意停下回头，它们立刻飞回枝头；我一转身，它们又悄悄落下——拥有一双轻盈的翅膀，该是多么自在啊！

又来到那棵高大的山枣树下，它挺立在小路旁的斜坡上，地上散落着许多山枣果，橙黄的果子静静地躺在水泥路面上。我拾起一颗，剥开薄皮放入口中，山枣特有的味道在舌尖漾开，酸意仿佛从四肢百骸涌起，一股接一股地漫向喉间，酸甜的汁水顷刻盈满口腔。

顺小路往前，雏菊仰着粉嘟嘟的圆脸，簇拥在路肩边；狗尾巴草则高举着饱满的穗子，得意地随风摇晃……

老人们三三两两聚在坪边闲谈，孩童在空地上追逐嬉笑。不知谁家的油烟机忽然“轰隆隆”响起，甜润的空气里渗进一丝辛辣的饭菜香——那香气像一声归家的召唤，不过转眼，坪上的人便散去了。待到油烟机声歇下，屋里传来孩子的叫嚷、大人的笑语，还有碗碟轻碰桌面的清脆声响……

夕阳完全坠入西山，天边最后一抹霞光也渐渐隐去。路灯次第亮起，柔和的光笼着路边的小雏菊，花朵仿佛浸在斑斓的晕彩里，比白日更显鲜润动人。

青山与田野静静没入夜色，窗口透出的灯光洒进弥漫着桂香的空气里，温暖而甘醇。我的心中在此刻漾开一片安宁，幸福如脚下这片田野，踏实而丰饶。



# 黄土岭的『牛』

刘新昌

晚上读报，无意间被一篇《那只牛，依然在》的文章给触动了，读完文章后，我头脑里反复跳出黄土岭那头“中华牛”勾头翘角的样子。

2004年5月，我被公司派去北京跑项目，考虑到自己单身，且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待着，也为了让自己的口袋鼓一点，一咬牙，我将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且收了一年半的租金。

收房租时的确潇洒，但从北京回长沙后，每到夜晚就有点难堪了。那时，公司允许我一个月回长沙报一次账，每次回来，至少得住三五天，可房子租出去了，咋办？我又不是老长沙本地人，只能到处“打游击”。

我有时借宿在三湘客车厂的同事家，有时跑到客车厂的单身宿舍去凑合，有时又到网吧里去包夜。好朋友曾志伟看出了我的窘境，有天傍晚，他到单身宿舍找我，说带我去个地方。出小区后，他拦了辆的士，说去黄土岭，我说你带我去公司（我们公司当时在黄土岭的五华酒店办公）干吗？他笑着说，不是去你们公司，是你们公司对面的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家属区。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家属区与五华酒店（现在改成雅致酒店了）只隔一条马路，分布在芙蓉中路的东西两侧。小区不大，只有十来栋房子，楼层也不高，六七层左右。曾志伟径直将我带到11栋301，开门迎接的是他的父母，伯父个矮精瘦却儒雅矍铄，伯母个高富态且慈眉善目。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客厅中间放着一张可折叠的四方桌，桌上满满一桌子菜，鸡鸭鱼肉都有，我还没开口叫人，从里屋走出一个老婆婆，步履虽慢，但耳聪目明，曾志伟见了，立马走过去，一把搂住老婆婆，亲昵地喊：“奶奶，我来看你了。”

奶奶乐得合不拢嘴，拉着我们往餐桌前走，伯父边倒酒边招呼我们入座，酒过三巡，我才知道，原来是曾志伟见我这样“飘”着不是办法，想让我免费住到他父母家里去。我当时没答应，一是我自己将房子租出去捞租金，却免费住在别人家，心里过意不去；二是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跟加起来超过两百岁的三个老人住在一起，生活上不习惯。

伯父看出我的想法，说：“男人在外，不要做头犟牛，也不要做你们公司门前那头顶劲牛，而要做头事业上的拓荒牛。”说着，伯父将酒杯伸过来，先一口闷了。

“我们公司门前有牛吗？来公司两个多月我怎么没见过？”我满脸狐疑。

“你这观察力也太差劲了，走，今天带你去见识见识那头牛。”说着，伯父起身出门，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趋。

三分钟不到，就到了公司门前，我指着三根旗杆激动地说：“伯父，你看，哪有牛？”

伯父也不急，带我穿过公司前门，往北走，来到国防科大人社院门前，面朝南对我说：“你看有没有牛？”

此时，我才看清，芙蓉路从北往南，到了这里，开始分叉，靠西的路仍叫芙蓉路，靠东的路却叫七里庙路，整个地形就像一个倒写的“丫”字，公司就在这个丫丫里头。一头中华牛雕像立在丫丫正前方的草坪里，四肢健壮，漆黑如金，高大威猛。它后腿绷直，前腿弯曲，勾头翘角，肌肉鼓鼓隆起，似在顶住千钧力量。我之所以以前没看见那头牛，是因为公司门前空地上的一堵矮墙挡住了视线。

看完“牛”回来，伯父趁热打铁，说：“你每次回长就住三五天，住在我们家，不影响我们生活，我能喝酒、爱钓鱼，你要是真过意不去，每次回来陪我钓次鱼、喝顿酒就行，就当你陪我的工钱抵房租了。”

我被伯父这样的“歪理”说服，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他家的“沙发客”，直到2005年底，公司迁至长沙南，我才没住那里。

那一两年，每次回公司，我都会绕过门前的那堵墙，去看看那头“不惧风雨”的顶劲牛，看看黄土岭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转眼20多年过去，已经有很久没去过黄土岭了。现在看到这样一个标题，能不让我想起五华酒店门前的那头牛？可城市的变化这么快，我不敢肯定那头牛是否还在？

要想知道结果，别无他法，要么去一趟黄土岭看看，要么打电话问问，还是电话方便，于是一通电话打下来，还好，黄土岭那头“中华牛”还在，而伯父的身体呢，也硬朗。

责编/任波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同城通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为您服务全天候
电 话:0731-82205305
Q Q:800083498
微 信:长沙同城通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提供公示平台，所发布的所有公示内容均由提供者或提供单位负责解释并承担法律责任，与本报社无关。
公告类：60元/行 资讯类：50元/行 正文13字/行
标题限9字以内(占2行) 套红加收20% 套彩加收30%
刊登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服务您

## 公告声明

### 遗失声明

广西东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开具的开店保证金收据1张，收据编号：10023451，金额：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长沙弘安大件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公章编码:4301211021127 4)，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长沙创星农贸市场有限公司遗失由长沙县自然资源局于2026年4月3日核发的《建设工程用地和规划竣工验收合格证》，编号:430121202616011号，现声明作废。如有异议，请自登报之日起30日内向长沙县自然资源局反映，受理电话:0731-84060086。

特此声明。

长沙创星农贸市场有限公司
2026年11月10日

## 下列证件公告声明

●肖恒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012038，有效期2020.11.27至2025.11.27

